

明末清初小说第一函



卷四

2.4  
(4)

---

## 本书说明

本书据以校点之华文堂刊本，存大连图书馆。封面题：“步月主人订”，“玉支砚”，“华文堂刊”。第一回前题：“天花藏主人述”。四卷二十回，半页十行，行二十八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单边。

此书刊刻欠佳，错讹较多；漫漶脱漏时见，当非初印。校点时虽尽量迳改了许多明显之错讹，但终因无他本对校，只得依校点凡例，暂存原貌。

据孙楷第著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得知，各本均题天花藏主人述，惟醉花楼刊本题烟水散人编次，作者何时何人？尚属疑问。书中第一回说“在国初已生过一个刘伯温先生”。仅据此，似尚不宜定为明人作品。

---

# 目次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老侍郎题诗童子笑<br>村先生染翰美人惊.....   | 1  |
| 第二回 | 欲坦东床先开绛帐<br>要争西席傍系红丝.....   | 11 |
| 第三回 | 卖才自是佳人觅夫婿<br>涂面何殊丑妇见公婆..... | 21 |
| 第四回 | 逼才子题诗引贼入室<br>荐春卿促驾调虎离山..... | 32 |
| 第五回 | 才自怜才一言而婚定<br>恶偏党恶多谋而诈生..... | 42 |
| 第六回 | 慧心女用假聘消真祸<br>奸人拙装暗鬼哄明人..... | 52 |
| 第七回 | 将人作饵已露芳香<br>以聘为辞终无声臭.....   | 62 |
| 第八回 | 赠聘有心反堕人术中<br>题诗无意早撝身婚内..... | 72 |
| 第九回 | 无心罗雀一网全收<br>有意钓鱼两头齐跳.....   | 82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十 回 | 卜公子使势拳头送客<br>管小姐弄巧乞儿救人.....    | 91  |
| 第十一回  | 书生畏人逃生死未知<br>佳人敢独立强梁不怕 .....   | 101 |
| 第十二回  | 小姐巧用松松中着紧<br>公子强寻死死里逃生 .....   | 111 |
| 第十三回  | 朋友丧心谋挑唆蠢汉<br>佳人苦肉计吓杀痴人 .....   | 121 |
| 第十四回  | 公子惊欲死恶梦颠狂<br>长孙想不了诗笺丧失 .....   | 131 |
| 第十五回  | 丞相一怒害人情性恶<br>书生两番登第姓名香 .....   | 141 |
| 第十六回  | 巧变姓名养姑行大孝<br>不忘生死请娶报深仇 .....   | 151 |
| 第十七回  | 夫人舍不得捉李代桃<br>公子慌杀了移花接木 .....   | 162 |
| 第十八回  | 管不闻探才宜小心<br>卜红丝题诗存大体 .....     | 172 |
| 第十九回  | 二小姐惊惊喜喜说幽心<br>两尚书假假真真讨情面 ..... | 180 |
| 第二十回  | 乍相见未说破犹自疑<br>大团圆看分明方知巧 .....   | 191 |

## 第一回

老侍郎兔鹘题诗童子笑  
村先生龙蛇染翰美人惊

词曰：

白面书生，红颜女子，灼灼翩翩非不美。若无彩笔附高名，一朝草木随流水。江梦生花，谢庭絮起，千秋始得垂青史。闲将人品细评论，果然独有才难耳。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话说浙江处州府，有一个青田县。这县为何叫做青田？盖因昔人有一个叶法善仙师，曾栖此学道，道法成时，忽田中生出许多青芝来献瑞，故一时惊美其事，遂相传叫做青田。这青田县，峰峦高峙，十分秀美。内有一个石门洞，更是幽奇，道书中称为玄鹤洞天者，即是此地。洞之西南悬崖上，飞下一道瀑布来，冬夏不竭，甚为奇观胜赏。只因地脉灵异，往往生出高人。在国初，已生

过一个刘伯温先生，做了一番事业，享了一个大名。只道山川秀气泄发无余，不期天地精华，生生不尽，后又生出一个高人来。这高人姓管名灰，表字春吹，乃宋仁宗时管师復的子孙。这管灰生来天资出类，才美过人，二十外，便中了明成化年间的进士，历官中外，大有贤声。还未及五十，早已做到礼部侍郎。因素志慕汉张子房辟穀之高，便弃职而归隐于林下，每欲飘然遗世而去，只因夫人早丧，止遗下一女一子。若是子女生得寻常，他也不暇顾惜，不期生得这个女儿，美如春花，皎同秋月，慧如娇鸟，烂比明珠。这还是女子之常，不足为异，即其诗工咏雪，锦织回文，犹其才之一斑。至于俏心侠胆，奇志明眼，真有古今所不能及者。生到一十六岁，娉娉翩翩，竟是一个女中的儒士。父亲爱之如宝，因与他起个名字，叫做彤秀，别字青眉。又不期生得这个儿子，神清骨秀，又自不凡，自小儿便不好嬉戏，到了五六岁上，便随着姐姐读书习字，朝夕不懈。到了七八岁，延师教训，果能默默领受。故到了十岁，便知书能文，已宛然是一个成人。父亲爱之不减青眉，望其大振家声，因替他起个名字，叫做管雷，表字不闻。因有了这等两个儿女，夫人许氏又早丧了，一时去不暇，故将辟穀的念头只管耽搁了。却喜自家年还不老，尚有可待，故急急要完儿女婚姻之事。只奈青田僻在山中，那里便有可意儿郎，招为门婿。虽然没有，他却时时留心访求。

一日春光明媚，柳舒花放，他在家中闷坐不住，因带

了家人童子，并携了游春之具，依旧到石门洞西来看瀑布。原来这看瀑布所在，已有人造了一座亭子，叫做喷雪亭，紧对着这瀑布，供游人玩赏。管灰到了，坐在亭子上，赏玩多时，心下甚是快畅，欲要题一诗以寄兴。因想起李太白题瀑布诗，有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之句，精警豪放，一时难与争衡，故拿着笔在粉壁上将要写，又歇下了。想一想，忽又提起笔来。及待要写，却又沉吟缩手，不敢下手。不半晌，如此者两三遍。正尔思索枯肠，不防背后有人看见，嘻的一声笑将起来。管灰听了，心惊道：“甚人笑我？”忙回头一看，只认做是甚诗人韵士，谁知大不相干，却是一个八九岁发还不曾齐眉的小村学生。初看时，半是抱惭，半是含怒。及看明是个村学生，转笑起来。就问道：“学生，我在此题诗，你笑些甚么？”那小村学生却甚老实，也不避忌，竟说道：“我看见你这等一位齐齐整整的老先生，为何题诗拿着枝笔免起鹄落的这等烦难，故不觉失笑。”管灰道：“我做诗烦难，你笑也罢。只是你曾看见那个做诗容易？”小学生道：“别人我不看见。只看见我家先生，年纪还没有二十岁，在馆中那一日不做诗。凡做诗，提起笔来就写，要三首便三首，要五首便五首，要律诗便律诗，要绝句便绝句，要长篇古风便长篇古风，从不见他提起放下，象老先生这等吃力。”管灰道：“你这先生姓甚名谁？”小学生道：“我们这先生叫做长孙无忝。”管灰道：“他的学馆开在那里？”小学生道：“先生的学馆，就在前面豹吠村里。”管灰道；

“离此多远？”小学生道：“不上一里，远是不远。只是弯弯曲曲都是小路，不甚好走，有些难认。”管灰道：

“我要到馆中去望望你先生，你肯领我去么？”小学生摇着头道：“这个我不领你去。”管灰道：“你为何不领我去？”小学生道：“我那先生为人甚是疏冷，只喜自家读书，怕与人往来。我若领你去，妨了他的功夫，他就要打我哩。”说罢，慌忙就走去了。

管灰想道：“乡下先生题诗，信笔胡涂乱抹，自无可取。但他说年未二十，肯读书，不喜交接人，这就不可量矣。我左右闲在此，况路又不远，何不步去探访一回。”一面就叫一个家人先去暗暗访问，然后叫童子收了笔砚，也不做诗，就随后缓步而来。路虽曲折，却花迎柳引，甚有幽逸之致。果不甚远，即找着了豹吠村。家人忙复命道：“转弯竹林里有个学堂，定然就是了。不知老爷还是自去，还是竟用帖子去拜？”管灰道：“不知是何等之人，不消用名帖，待我且自去看看。”遂单带了两个童子，步入竹林中，绕至学堂边，未见人早听得书声琅琅，忽高忽低，悠然而有韵。及走入学堂，只见一个少年先生，高据师席，端然而坐。细视之，神清骨秀，了无村俗之态。怎见得，但见：

潇洒风流迥出尘，  
不衫不履自精神。  
漫言锦绣藏胸腹，  
只看姿容也玉人。

管灰看得分明，因走近前，将手一拱道：“先生请了。”那长孙无忝，正读到忘情之处，忽听得有人叫，忙定神一看，见是一位先达行藏，忙将书掩了，立起身走下位来，相迎施礼道：“乡村训蒙之地，为何有贵人到此？想是春游足倦，不妨小憩。”管灰道：“春游则然，足倦则非。到此者，特访无忝兄也。”长孙无忝听了惊讶道：“小子姓名，何由挂大人之齿，可谓奇矣。”管灰道：“珠藏溪媚，玉韞山辉，贤兄雾雨满山，怎勉人之物色。”长孙无忝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果有此耶。”遂延之上座，命学生入内取茶。茶罢，长孙无忝因问道：“老先生贵人也，既肯下临我晚学生，必有所闻，实不知何所闻而来？”管灰道：“他尚未知，惟闻先生诗才敏捷，不减青莲，因思青田小邑，素不闻有其人，故趋而领教。”因命童子取出一柄金扇，送上道：“欲求一挥，不识可能惠赐一新咏否？”长孙无忝道：“巴人下里之句，本不当污白雪阳春之目。然道在青毡谋食，又不敢过辞而失职，只得要呈丑了。”因提起笔来，信手题于扇上道：

题诗只道野无人，  
何意门停长者轮。  
荣籍闲花如素笑，  
宠加幽草也生春。  
漫言路近寻来易，  
犹恐山深认不真。  
欲借文章联一脉，

未知笔墨可如神？

长孙无忝题完，因未曾请问得管灰姓名，难以称呼，故诗尾落款，只写个“村塾偶遇先达索书晚学生长孙肖漫题呈政”，就双手送与管灰道：“下学哩言，老先生休哂。”管灰先见其落笔就写，不假思索，已自惊讶，及接一看，又见其吐词高爽，落笔风流，字字皆有微意。因不胜叹息道：“天下何曾无才，特人不识以致埋没耳。长孙兄青年才美如此，若非唐突识荆，几乎错过。”因叫家人取个名帖送上，重又作揖道：“长孙兄之才，大用之才也。为何小隐于此？”长孙肖接名帖看了，故知就是礼部侍郎管灰。因答道：“晚生栖此者，一为自安蹇劣，一为窃薪水以养母耳。”管灰道：“旧年宗师按临处州，何不假途以取青紫？”长孙肖道：“奈籍不对，故守旧耳。”管灰道：

“原籍何地？为何居此？”长孙肖道：“原籍沧州，因随先人宦此。不幸先人见背，宦囊廉薄，贫不能归，故留于此。留将十年，所以母子茕茕也。”管灰道：“这等说来，莫非就是长孙父母的后人么？”长孙肖道：“正是。”管灰又叹息道：“长孙父母廉吏也，未及大用，而即谢世，常怪天道之无知。今见长孙兄青年才美，定当跨灶，方知屈于前伸于后，天道又未始无知也。”长孙肖道：

“无文小子，既贫且贱，方愧不能继志，而老先生反为此言，岂不令我晚学生羞死乎？”管灰道：“人生天地，第患无才耳，眼前贫贱，安得限人。”因又问：“曾娶否？”长孙肖道：“一母供给尚且烦难，何轻言娶妇。”管灰道：

“娶或未曾，定想自然定了？”长孙肖道：“纵有红丝，谁牵到此，并不曾定。”管灰因见长孙肖青年才美，人物轩昂，言词爽朗，心甚爱之，不忍就别。因又说道：“才人难遇，春昼甚长，我学生有便携的樽盒，欲假此与贤兄盘桓片晌，不识可乎？”长孙肖道：“啣春觞而侍高人之座，何幸如之。但以贵下贱，反客为主，似非礼也，无乃不可乎？”管灰笑道：“古人有言，‘老子于此，兴复不浅’。又言，‘礼岂为我辈而设’，安见学生与贤兄独不如古人？”因命家人将携来的酒肴，摆设上来，二人对饮。饮到半酣，管灰又将经书上的学问来盘驳他。长孙肖皆从从容容，一一对答如流。管灰甚喜，因说道：“兄才已不啻青钱，自万选万中，若虑籍贯，我学生尚可为兄周旋。”长孙肖道：“周旋，固老先生怜才之盛心，但思功名一途，欲致此身而取重于朝廷也，若始进而即涉于欺，恐非朝廷之所重。”管灰听了，又惊叹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则长孙兄不独才美过人，存心又君子矣。可敬，可敬。但只是故乡二三千里，非一蹴可至。而村童之馆俸无多，何以为行李之费也。当设处若坐失青年，则非算也。”长孙肖道：“君子修其在，已无可奈何，只合听之。”管灰听了，愈加敬重。又饮了半晌，家人以天晚催促，方才别了回来。

一路上暗想道：“少年人眉目可对，世间或有之，至于才华，则往往未见。若论才美相兼，又少年，到了长孙无忝，可谓十全矣。我为彤秀择婚，阅人多矣，实无过

此。但可惜他此时尚处寒贱，未必入儿女之眼，且慢说出。”到了家中，女儿彤秀与儿子管雷接着，问道：“爹爹春游，今日为何归晚，莫非又遇了甚么好景留连？”管灰道：“到不是好景留连，只因闲步到一个村学馆中，偶见了一个教书先生，与他谈论诗文，甚是有些趣味，故不觉坐到此时。”彤秀道：“村馆教书，无非老学究腐儒常谈，有何足听，而爹爹却留连忘返？”管灰道：“馆便是个村馆，先生却非老学究，转是一个后生，言论皆出人意外，并无一字涉于迂腐，所以听之津津有味。就是所作之诗，亦有别致可赏。我儿若不信，他有当面写的扇子在此，你看便知。”因叫童子将诗扇递与小姐看。彤秀接在手中，还不甚在心，及看一遍，便肃然起敬。又看一遍，因大惊讶道：“此诗不衫不履，果是才人之笔，且字字俱有微意，开口‘野无人’，何等自负。却妙在承得不骄不亢，却又赞誉得不谄不媚。至于后联‘认不真’，还恐爹爹识他不透，结语精警，直与起句相映，大合诗人之法，为何尘埋村馆？爹爹赏鉴不差。且前日县中送爹爹的锦屏，其题咏皆青田名流，渠公非牙后余唾，即甌中尘饭，并无一新警之句，何堪寓目。为何村野训蒙，转有此奇隽之才，殊令人不解也。”管灰道：“此生若是青田本县人，或亲或友，或者还有吹嘘。因他不是青田人，乡曲生疏，故沦落在野，无人知道。”彤秀道：“不是青田人，却是何处人？因何流落在此？”管灰道：“此生乃沧州人，就是前任长孙县令之子。因奉母随任在此，后父亲死

了，宦囊廉薄，不能北还，所以母子遂寄居于此。”彤秀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他今虽流落，却原是宦家，爹爹既念他青年有才，何不寻一条门路，提拔他一提拔，也是斯文中美事。”管灰道：“说起来又可笑，这长孙肖，他人物虽甚清俊，为人却又十分迂腐。”彤秀道：“怎见得他迂腐？”管灰道：“不说起考事来，他说籍不对；我许他周旋，他转说冒籍涉于欺，不足取重，反若怪我教之不以正，你道好笑么？”彤秀道：“以世情论之未免可笑，若在名教中求人，则殊可敬。爹爹不可不婉转成全，勿使孤寒丧志。”管灰大喜道：“我儿所言甚得我心。但要成全此生，却比不得他人，甚是不易。”彤秀道：“有甚不易？”管灰道：“他青年有〔如此才美〕，除非功名。功名，他又不愿冒籍，惟有设处路费，使还故乡。在他人，不过赠之一二百金便可完事。我看他矜矜自守，如何肯受人无名之赠，所以难耳。”彤秀道：“何不荐他一个丰厚之馆？便赠之有名，受之无愧矣。”管灰道：“俗人眼浅，见他未进，如何有丰厚之馆？前日，雷儿若不请了冷先生，加厚些束修请了他，到是一件美事。况少年砥砺，定然不同。”父女们商量了半晌，无可奈何，也只得罢了。

不期过不得些时，恰恰这冷先生老病死了，又要请先生。故管灰便立定了主意，要请长孙肖。不意谋馆的多，不一时就有三封显达书来，荐了三个先生。一个姓裴名选，一个姓平名铎，一个姓强名之良，都是青田县里的秀

才。到把个管灰弄得没了主意，只得又与女儿商量。彤秀道：“他们既求了荐书来，若竟一个葫芦辞谢了，不独本人致怨，就连荐主也未免要芥蒂于心。女孩儿到有一算，可使本人心服，又可使荐者无辞，又不费回复之词，又不露但绝之形，不知爹爹以为何如？”管灰道：“若从如此，可知可吐。但不知是何美计？试说与我听。”只因这一说，有分教：青毡吐气，绛帐生辉。不知说出甚么计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欲坦东床先引良人开绛帐  
要争西席傍牵野蔓系红丝

词曰：

鹊唤天暗，鸠呼雨落。情何隔别心何错。于中总就我殊劳，从旁〔截〕破他偏乐。花想藏娇，柳思隐弱，何尝肯以春相托。到头花发柳丝垂，许多妙算都无着。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话说管彤秀小姐见父亲问他辞荐馆之计，因说道：“请先生一事，是瞒人不得的。若直直辞去了裴、平、强三秀才，单留下长孙一人，不独爹爹开口无词，只恐那三人缠缠扰扰未肯便去。依孩儿算来，莫若择一个日子，治下四席酒，请他四人同来，就明说四位俱系大才，皆愿领教。但恨绛帐中止一座，不能并屈诸贤，又不敢妄为去取，今万不得已，谨选择一诗题在此，求四位大笔一挥，

诗成者，谨当拜从，诗不成者，求其相谅。如此行法，彼做诗不出者，自无颜而去，不便再争矣。”管灰听了大喜道：“吾儿之计甚妙，不拒而自绝，使彼此无怨。”

果择了一个日子，备了四席酒果，用名帖将裴选、平铎、强之良与长孙肖四人俱请将来。大家见请，只认做单请他一人，馆事妥当，不胜之喜。不期到了管家，堂上四人俱在，未免各自沉吟，不知是个甚缘故。相见毕，管灰就开口说道：“小犬顽劣，一向蒙冷老师教诲。今不幸冷老师谢世，小儿荒废，急欲就正明师，却苦于无门访求。今幸蒙敝亲友指点，方才得识四位老师。识便识了，又奈学生老迈，一时不辨谁濂谁洛，孰朱孰程，不敢妄揣私度。谨选一诗题在此，求四位老师，大笔一挥，若肯慨然捉笔，曲赐一篇佳章，便是不鄙愚蒙了，即当执贽拜从。若吝人玉，便不敢相强。不知四位老师以为何如？”四人听了，到有三人不开口。惟长孙肖深深打一恭道：“老先生台命，敢不敬从。”裴、平、强等三人，见长孙肖慨应，怎可默然，只得也假说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”就问诗题，管灰道：“且容少展薄敬，再当上请。”就命摆上酒来，大家叙齿，坐了同饮。饮到换席，方命人将残席撤去，换上文房四宝并花笺写的一个诗题，外又一个礼盒，〔盛〕着三封程仪，每封三两。又是一张百金的关书，并贽仪十两。诗成者，请受关书贽礼。诗不成者，各送程仪一封，以为往来之费。四人看了惊惊喜喜。因是众人之事，不可一人推辞，只得同将诗题展开一看，却是：

赋得风流儒雅是吾师。一句限韵，即以题语作结。

大家看见诗题烦难，俱各沉吟不语。惟裴选年长，又为人忠厚。看完了就先说道：“我学生一向但留心章句，诗词一道实非所长，请诸兄高才留题，我学生是不能领教矣。”平铎见裴选辞了，也就乘机说道：“裴老师既不做，我学生菲才，就勉强为之，恐亦无惊人之句，也不敢领教了。”管灰见四人早二人辞了，因叫人将笔砚移到强之良与长孙肖面前，说道：“裴、平二老师已不肖赐教了，万望二先生慨然一挥，庶不负我学生仰望一番。”强之良明明做不出，却卖弄说道：“老先生台命，自愿呈丑。但愧我晚生才迟，不能应教于七步中，莫若请长孙兄高才题了罢。倘长孙兄亦巡逡谦让，则我晚生请题回去，明辰即当献上如何？”管灰原属意长孙肖，只碍着三人情面。今见三人俱辞谢了，满心欢喜，才对长孙肖说道：“今日礼虽未设，然文会也。四先生居师席之尊，又皆文人也。若相聚一堂，有题而无诗，无论诗书削色，即我学生酬酢一番，亦觉无颜，还求长孙兄破格赐我为感。”长孙肖道：

“裴、平、强三老师之珠玉，既深蕴而不欲轻吐。我晚学生鄙俚之句，反浪献尊前，岂不可笑。然老先生谆谆谕及，又不敢违，却将奈何？”强之良只认长孙肖也做不出，说乖话支吾。便栽他一句道：“夫子说，‘当仁不让’。兄有高才，不妨挥洒，以尽主人之兴。且使我辈得以观其胜。”长孙肖正不好遽然捉笔，借此一言，便说